

## 给孩子们

## 诗

颜梅玖

## 小丑

从人群里跑出来的小丑  
谁也不知道他的孤独，他躲在树林里  
小声道哭

一朵金钟花扑扇着翅膀  
悄悄地落在小丑的身上，还散发着  
甜甜的香

一片云彩沿着山坡爬下来  
变成洁白的小羊，它对小丑“咩咩”地叫着  
忘了回家

多么奇怪呀  
小丑露出了笑脸，他的忧伤掉在草地上  
被一阵风轻轻吹走了

## 小鸟和我

它唱明媚小曲，十分信任地  
在我身边起落  
仿佛着红衫、坐在柿子树下的我就是它最喜爱的果实  
小鸟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眼睛  
太好了，我想我是一只  
刚从树上跳下来的红柿子，除了甜和软  
全身不藏一点秘密

## 小花

一朵小花  
在瑟瑟秋风里，小心地捧出了自己的  
乳白色  
那小小的身影  
在中山公园的草丛里



两小无猜

金静 摄

非常隐蔽

花瓣上的斑点  
就像小姑娘脸上  
生动的雀斑

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看了一会  
就果断带走了它  
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

## 蘑菇

后来，我放下银勺，  
面前的  
蘑菇，是披着昨晚的雨水  
来的吗？

这些春天的小耳朵，  
被谁捡走了？  
我想起了两朵害羞的蘑菇，  
大的一朵，  
写着他的名字。

也曾在没有月亮的夜晚，穿过小径，  
小心翼翼地  
敲

我的房门……

## 小溪

跟着小溪，我跑呀跑  
小溪扭动着腰身，  
左转啊，右转啊

一个胖石头挡着我，一点也不笑  
它脚下的蘑菇，  
正悄悄打开好看的小花伞

我拍拍大胖子，继续跑  
左转啊，右转啊……  
我举起野花当犄角  
咩咩叫

嗨，要是笨笨的灰大狼  
追上来，它一定会急急地  
吃我采摘的野果  
还嗅我掉在草丛里的笑声……

## 大灰狼

我能想象你气急败坏的样子  
瞪眼的样子，咬人的样子  
你站在小树林里，仿佛全世界都

是你的敌人

嘻嘻，眼睛那么大，耳朵那么灵  
也抓不到喜欢得要命的小松鼠

如果我是小松鼠，也早被你吓跑了  
你急什么呀，嚎什么呀，皱着眉头干什么呀  
有本事你跃上树来

看它对一只伤心的大灰狼  
会不会，小声道：好想你……

## 童年

## 桐间露落

那片水杉林  
是孩子们的战场  
大家哗啦啦地冲过来冲过去  
玩着打仗的游戏

玩累了就躺在草地上  
对着天空说雅气的梦想  
比如要乘飞机到天上  
抓一朵白云尝尝是不是  
棉花糖的味道

有时候也会采集风仙花  
送给女孩子们染指甲  
或是放学后撕了旧书  
折纸飞机扔着玩

当初夏被一场大雨洗净  
期盼已久的儿童节隆重登场  
孩子们扬起花朵一样的笑脸  
歌唱着快乐的童年

隔一段清浅岁月  
那些温暖的童谣  
时常飘进  
我的梦里

## 五月香

王静

身剥开。这种剥法，不是剥断豆粒，就是损伤豆肉。熊熊火焰映红外婆的脸膛，她掀开锅盖，豆香飘然入鼻。外婆往沸腾的饭锅里撒上盐花，浇点菜油。豆板糯米饭香喷喷，油咪咪，味道盖过母亲做的蛋炒饭。外婆说，要不是她吃素，放点咸肉，豆板糯米饭味道会更好。

立夏的餐桌上，还有一道夜开花豆板浆。宁波人称羹为浆。外婆不仅爱吃浆，还是灾浆高手，不同季节的时蔬，经她巧手能变幻出天菜心笋片浆、咸蛋丝茭白浆、红苋菜豆腐浆。不过论色香柔滑，还数夜开花豆板浆。先用清水煮熟鲜豆板，熟而不烂的豆板像朵朵小花；夜开花刨成丝，悬浮于透明的稠糊间。稠糊间的豆板花或青或黄，而丝状的夜开花颇像银鳕鱼畅游于浪花绽放的湖水里。舀一勺，入鼻是时蔬的清香，入口则是瓜豆的香糯。如今，鲜倭豆上市，我煮夜开花豆板浆，虽没有外婆做的地道，母亲吃了倒也赞不绝口。

乡谚：五月白糖搵粽子。每年端午节前，外婆照例要张罗着包粽子。糯米、箬壳、豇豆、碱水，是四要件。白棉纱线缠白粽，蓝棉纱线缠豆粽，豆粽即豇豆粽。外婆包的碱水粽有满满一堂羹（上连固定圆桶的一种羹），大灶煮一下午，烧得汤锅水能冲四五个热水瓶，再焐一夜，那粽香、那豆香便弥漫了整个屋子。豇豆粽比白粽香，但我喜欢白粽，尤其是它的四个角，蘸着绵白糖吃，软糯香甜。外婆做的粽子闻名遐迩。隔壁宝娣阿姨总是说，吃过福娣阿姨的粽子，自己就不想包粽子啦。

用鲜倭豆做金鱼，用夜开花做水桶，还有形似粽子的香袋，此乃五月豆香的另类记忆。折一段洗带丝，串过倭豆豆身，左右各串一粒罗汉豆做鱼眼，采枚柳叶做鱼尾——“豆金鱼”是外婆的拿手好戏。取带蒂一头的夜开花，既可做水桶，也可做茶壶。为了“养”豆金鱼，外婆舀几勺水，倒入铜脸盆，说是水桶“挑”来的水；又往挖空芯子的“茶壶”灌点水，说去“烧”壶水，好待人客啦……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我们的童年鲜有玩具，外婆就这样以她的智慧和慈爱，逗我开心。

## 诗意图三

张春英

冷意浓。无关冬与夏，飘洒自得风。”看人家把吊兰的品格和气质写得恰如其分。还有“并济刚柔簇簇生，清风飘动颤金藤。翩跹仙鹤凌空舞，雪朵洁姿绽玉容”。吊兰，又名“折鹤兰”，大概就是由此诗而来的吧。

喜欢吊兰，不单是它体态秀美、优雅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泼辣好养，从不嫌我照顾不周，给它饥一顿饱一顿，它还是给个好脸色儿。不似有些花草，娇气。干不得，湿不得，一不小心浇多了水，就把它们噎着了。娇气的花草，我不养，也不敢养，害怕自己成了一位“摧花辣手”。

我家的吊兰，说不清是几世同堂了。吊兰祖宗是在沟渠边捡的，它披头散发，倒挂在渠边，牢牢攥住渠沿破盆里一把救命干土。我把它从破盆里扒拉出来，带回家，栽到一个大泡沫箱里，让它与小葱为邻。结果，它以为自己住进了豪宅，疯长，泼辣辣占领了小葱们的地盘。受着委屈的小葱，小脸泛黄，我却有意纵容吊兰，把小葱拔了炒鸡蛋。于是，那一丛吊兰便在“豪宅”安居乐业，繁衍子嗣。小吊兰，随便一朵，往盆里一插，浇上水，便成活，来年又是一盆欣欣向荣，让人很有成就感。

日暮，拖着疲惫回家，亮起灯，见吊兰垂逸在厅堂，凝静不语，清心静雅，低调，谦和，而又自成一派，让人内心深处诗意的葱茏起来。正所谓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，顺着这句哲理而文艺的话，不知我可否这样延伸：生活累了，就读诗吧，总有一句温暖到你；有吊兰相伴的日子，胸中有诗意，眼前自远方。

生活中，有些事物，天生似诗。和它们在一起，你有可能被默化成一位“诗人”，诗才暂且不论，诗意会满到爆棚。吊兰，便是触发诗意的物之一。

它翠绿修长的叶子，由盆沿向外舒展散垂；叶腋间抽生一条条青青的匍匐茎，茎上生出朵朵植株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婀娜悠长地垂挂在雪白的墙边，宛若写在信笺上的一首绿诗，叫人看一眼醉一眼。于是，拿出一张纸，开始晕写：今夜/窗外一缕清风/悄悄撩开你绿色的心扉/是否/风儿和我一样/想知道/你一低头的温柔/到底是谁的一帘幽梦……

写完揣在兜里，自知不堪，还窃窃自得。不会写诗的人，还是读别人的诗吧：“何年一掬草，婆娑在盆中。叶瘦轻拖绿，花小不飞红。根疏杯水淡，格高

## 树荫下的睡眠

陈早挺

“最美满、最身心舒畅的睡眠，只有当炎夏时节的白天，在那寥廓的田野上才能得到：躺在青草或者干草上面安然入睡，一片树荫为你遮蔽着骄阳，你感觉到一种清新、爽快的微风在大气之间回荡，高高的天空环抱着自己，向四面八方延伸——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美妙的感受？大地、苍空、和平的人似乎充塞了整个宇宙。在酣睡者和赤条条、欢天喜地的大自然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。”

上面这段文字，引自亨特的《睡眠小议》，这篇文章被收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《伦敦的叫卖声》。书上有对亨特的介绍，他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随笔作家，他的文章轻松活泼，夹叙夹议，信笔写来，

引人入胜。《睡眠小议》是他的随笔名篇，体现了他的作品的特点。这段文字，不是全文中最出彩的，我特意把它摘录出来，是因为，我也有过这样的睡眠经历，感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亨特的这种睡眠体验，只能是他在文字里的想象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，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，家里有了承包地。农忙的时候，单靠父母的两双手忙不过来，周六、周日，我们就要到地里去帮忙。暑假时，更要经常到地里帮父母干活。

承包地离家有一段距离，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交通工具，只能靠双脚走路，单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，所以，中午是不回家的，带着些简

单的饭菜，在地头找个有大树的地方，在树荫下吃饭。

夏天中午的太阳很大，气温很高，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。这个时候是吃不消劳动的，否则人容易中暑。所以，吃完中饭，我们不会急着去干活，而是休息，一般到下午三点后，太阳不似正午时火热了，才下地劳动。承包地上没有房子，也没有草棚之类休息的地方，四周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地，在田地与田地之间，往往会有河。我们家的承包地附近，就有一条河，河上有座桥，桥旁边，有两棵大树，它们伸出许多的枝条，枝条上长满绿色的叶子，形成了树荫，遮住了太阳强烈的光照。我们就在这片树荫下吃饭、休息。

自说自画



喂，你说啥，六十一岁算个啥，我还要与孙子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呢……是  
的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快乐可以完全复制粘贴。  
陈挥 文/图